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

南菁書院

詩經稗疏三

衡陽王夫之而農著

大雅

殷士 毛傳曰殷士殷侯也鄭箋曰殷之臣集傳遂曰商孫子之臣屬蓋以士爲大夫士之士則賤有司爾今按裸將大禮非士得與常服黼舄者諸侯之服非士服也在殷爲舄者在周爲冕黼者元冕之服士弁而祭于公安得僭服黼舄哉殷之侯伯周降而爲子男毳冕以助上帝之祭希冕以助先王之祭元冕以助先公之祭此言衣黼冕以贊裸將其禘祫而合祭先公與固當以毛傳爲正殷士猶言殷人也別于孫子而爲異姓諸侯之詞

裸將 毛傳曰裸灌鬯但言灌鬯初未云灌之于地自白虎通始有灌地降神之說唐開元禮遂舉澆酒委地之事集傳爲後世流俗所惑而慶源輔氏爲之說曰先以鬱鬯灌地求神下陰既奠然後取血脣實之于蕭以燔之以求神于陽則謬甚矣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曰既灌又曰既奠奠卽灌也皆用鬱鬯之謂也灌與迎牲相接迎牲在尸入之後君出迎牲而大宗亞裸牲入而後炳蕭則炳蕭以報氣在尸受亞裸之後而君裸在尸入之初尸入則有尸可獻固不當灌地以閒尸敬若云尸未人而先灌地抑與既奠然後炳蕭之文不合奠之爲言置也昏禮婦執筭棗栗奠于席特牲饋食禮祝洗酌奠奠于鉶南許慎

曰奠置祭也以酒置于下基蓋古禮不以親授爲敬故臣執贄于君壻將雁于舅皆謂之奠奠用鬱鬯則謂之灌後世不知灌義因不知奠義然則新婦之棗栗亦傾之于地乎岸然植立取酒澆潑糞壤等于嘖蹴既仁人孝子所不忍爲且飲以養陽澆之于土則失其類況云降者自上而下之詞若沃灌于地則求之地中升而非降矣原夫傾酒委地所謂酹音淚也起于爭戰之世要鬼設誓倨侮忿戾者之所爲流俗不察用以事其祖考神祇不知何一陋儒循爲曲禮而誣引古禮以徇其鄙嫫試思此澆潑之頃反之於心於女安乎張子曰奠安置也若言奠贄奠枕是也注之于地非也其說臆已家禮旣辨其非傾于地而復有束茅降神之禮則抑徇俗而不正邪說橫行賢智且不能自

拔何不詳攷之禮文乎按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
亞裸鄭注曰天子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其異于特
牲少牢之祭祝酌奠君自裸而不使祝奠此天子之禮所以別
然其爲事尸之初獻則一也特牲少牢所奠之觶必待尸入而
奠于尸席尸乃卽席坐答拜執奠坐祭而啐之告旨而仍奠之
亦不傾之於地而尸必舉焉況裸爲禮之大者君與大宗之所
拜獻而王尸不舉乃以棄之于土壤乎倘以饋食之觶已傾潑
之矣尸又何所祭而何所啐哉故考工記注曰裸謂始獻酌奠
也言獻則亦九獻之一而獻之尸矣且彼所謂灌地者將背尸
而灌之邪抑尸已卽几筵而他求之几筵之外是以祖考爲遊
魂也若嚮尸而灌之乎則尸人也乃相對而傾酒于地有是理

哉故祭統明言裸尸而不言灌地如之何其弗察也又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鄭注曰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小宰贊王裸將之事鄭注曰將送也送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裸裸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不爲飲者與饋食啐而不飲其義同爾故鄭氏又曰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始獻啐而不飲別于後獻之卒爵皆以明裸之爲始獻尸也又王出迎牲后乃亞裸后不與則大宗亞裸恐敬尸之有閒也故亞裸舉焉若灌地以降神則神已依尸何事此一裸再裸之僕僕乎孔安國論語注曰灌於太祖以降神太祖者太祖之尸也禘主太祖故特獻太祖而用裸禮羣廟則自朝踐始降神者俾神降于尸也朱子乃改太祖二字爲地字唯取白虎通之俗學破

禮乃果於竄易古書有識者不敢徇也又禮器曰諸侯相朝則灌用鬱鬯周禮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大行人王禮諸侯公再裸侯伯子男壹裸然則諸侯賓客人也亦將灌地以降之乎蓋以觶曰奠以瓚曰裸用醴齊曰朝踐用盎齊曰醕而用鬱齊則曰灌灌猶酌也非灌園灌注之謂也白虎通誤之于前杜預左傳解復因鄭司農眾錯訓舊與縮通酒爲以菁茅藉舊鬱鬯遂謂束茅而灌以酒承譌於後使後世爲禮者用末俗設誓酌酒之陋習行諸淫祀施及郊廟爲忍心悖理之大慝波流而不知革輔氏推其邪妄因以炳脂爲燔不恤以肉傳火上曰燔之明文抑不知合蕭者用膋而不用血乃謂取血膋實之于蕭燔之其疎謬不通惑亂禮制已不足採且一曰求陰一曰求陽不解

郊特牲祭義之文橫相牽曳詎復知炳蕭之炳于尸側而望空
焚之遂使燒香潑酒之夷俗登于典禮其下流之邪妄遂有焚
楮錢澆漿飯以有用之物付一炬而委酒食于地恣狗彘之爭
食慢鬼神毀哀敬爲君子者亦用之不疑使辛有見之且不知
涕之何從止矣悲夫

摯仲氏任 任姓者奚仲之後爲夏后氏車正封于薛

俗作薛潛

夫論曰奚仲後遷于邳其嗣仲虺居薛爲湯左相薛任姓此云
摯仲氏任集傳云摯國名然摯國不他見若以爲殷之諸侯至
周失國則文王母族不應廢滅摯薛古音相近通用摯蓋薛也
仲虺爲商宗臣其後嗣畱仕于殷食采于畿內故曰自彼殷商
至周改封始啟土于山東而國號則仍其舊薛初見于春秋稱

侯其後降稱伯蓋大國也亦應以太任故受元侯之封不然則車正之澤固不能如是其豐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奚仲爲夏車正更封于薛又十二世孫仲虺爲湯左相太戊時有臣扈武丁時有祖己徙國于邳祖己七世孫成侯又遷于摯一謂之摯國然則摯之爲薛明矣左傳宗人釁夏曰周公娶于薛薛與周固世爲婚姻之國也若摯虞思遊賦序曰有軒轅之遺胄氏仲任之洪裔則遠託華胄而近遺本支也

續女維莘 地之以莘名者非一古有莘氏之國在河北濮東者晉文公登有莘之墟是也地在河汝之間者春秋荆敗蔡師于莘是也在河南囿谷之外者神降于虢之莘是也蔡虢之莘邑也城濮之莘古諸侯之國也若此妣姓之莘在邵陽渭浹非

古有莘國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夏后啟封支子于莘夏后故妣
姓今同州郃陽縣有故莘城是已妣姓之莘當作佚或作姚伊
尹耕于莘野一曰爲有佚氏之媵臣趙武曰商有佚邳左傳注或音洮
者皆誤竹書河亶甲之世佚人叛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
佚人來賓則佚當殷世爲強國乃入周而莘國不嗣妣姓之國
爲杞爲鄩則佚地入于畿而改封于東國矣莘佚姚古字通用
此莘宜作佚以別于城濮之有莘

其會如林 會之爲義自外來合之稱春秋會他師則稱會其
起本國之兵稱帥不稱會牧野之師未聞有諸侯助紂者其云
受有億萬人就天子之六軍而言紂所黨惡者飛廉惡來之屬
皆畿內卿士奄五十國初皆伏而未動而待三監內訌乘亂始

起攷之經傳牧野未有與紂會師之國安得有如林之眾邪按
許慎說其旛如林字作旛謂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
蓋今之礮也然春秋傳云旛動而鼓未有以發礮而後鼓聲始
作者且礮之爲用利在守險牧野散地無險可守檀車四布礮
何從施杜預曰旛旂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故先動旛
而後鼓乃杜預所云大將之麾就鄭言之爾通帛之旛師都所
載二千五百人爲師鄭有二軍曼伯將左祭仲將右每軍二千
五百人故以師都之旛爲大將之麾若牧野之師紂親將自建
天子之旛旗以麾進止旛乃其師都之長所建爾使有十萬人
則建四十旛故曰如林因其旗以知其眾旛从从會明爲旗屬
而非礮折衷眾論當以杜說爲長

鷹揚 毛傳釋如鷹之說殊未分曉集傳曰言其猛也太公年已耄而雄心不戢恃筋力以爲勇身爲上將儼捷以爭利于原野廉頗李勣之所不爲而謂太公爲之乎鷹揚者陣也八陣有鳥陣鷹揚者鳥陣也其後鄭莊公爲魚麗鄭翩爲鶴其御請爲鵝皆鷹揚之類

堇荼如飴 毛鄭俱以堇荼爲菜以實求之非也荼之可食者味本辛香堇則爾雅所謂齧苦堇者是郭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泔食之滑許慎亦曰堇如薺葉如柳馬融廣成頌注云堇菜花紫葉可食而滑故內則曰堇苢枌榆以滑之本草謂之石龍芮採苗食之味辛甘而滑謂之苦堇舊說以爲古人語倒猶甘草之爲大苦也荼以辛勝堇以滑美原不取其甘如飴

且此詩本詠周原之肥美宜於禾稼非論野藪凡地之宜禾者
草必不豐若茂草之原以植五穀必瘠而所收者薄堇雖可食
而原隰之卉使其茂美非佳壤矣堇荼者內則之所謂謹塗也
堇者許慎曰黏土也荼與塗通泥也詩則通塗爲荼內則則通
堇爲謹古人文字簡類多互借又或傳寫之譌堇塗穰草和泥
黏而肥澤膏液稠洽如飴之黏故曰臚臚周原地後入秦秦地
宜禾此之謂也以堇荼爲二菜之名旣非經義若集傳謂堇爲
烏頭則尤沿郭璞之誤而於如飴之文尤爲背戾爾雅芡堇草
而郭璞謂是烏頭不知芡堇草者蒴藿也一名接骨草一名陸
英寇宗奭曰花白子初青如綠豆顆每朶如盞而大有一二百
子其非烏頭苗也蓋草之名堇者其類不一也旱芹一也似芹

而生于陸音勤蒨藿二也音近石龍芮三也音謹堇堇菜四也
一名箭頭草苗生塌地結莢如箭鏃嫩葉亦可食烏頭苗五也
一名孩兒菊和堇六也似芹而葉有毛誤食殺人一名斷腸草
諸堇之中烏頭苗及和堇有大毒入口卽死烏頭者射罔也無
有人敢嘗之者誰從知其如飴卽令其甘如飴以之殺人愈甚
周原何用有此惡草而以甘濃爲地之美乎三十國春秋載劉
殷母王氏盛冬思堇殷入澤哭得堇斛餘使爲烏頭則殷母何
用思之而殷且以斛餘之毒草食母邪愈知璞說之非矣然而
堇塗非堇菜也黏土也
柞械鄭箋曰柞櫟也械白桼也集傳因之乃又曰柞枝長葉
盛叢生有刺則誤矣按爾雅櫟其實棗廣雅櫟之實爲櫟則其

爲橡子樹亡疑橡有兩種大者樹高而葉小小者樹庫而葉大
要其枝不長葉不盛生不叢而無刺其枝長葉盛叢生有刺者
則今俗之所謂柞木非柞木也旣曰柞櫟也則不當以今之所
謂柞者爲柞矣柞械皆小樹故曰拔矣不待斧斤之伐者若今
之所謂柞者樹高一二丈圍數尺幹強葉盛堅重多瘻非易拔
者也爾雅樸枹者郭璞注曰樸屬叢生者爲枹詩所謂械樸枹
櫟今考械樸之詩毛傳曰樸枹木也爾雅又云枹適木魁癭則
今之所謂柞者蓋枹也卽詩之所謂樸也其木理堅勁故曰適
瘻節擁腫魄磊故曰魁癭然則樸者今之柞而柞者今之櫟古
今名實淆亂如此類者眾矣李時珍謂今之柞木其木可爲鑿
柄故名鑿子木方書誤作柞木皆昧此義其說是已械白梭者

本草謂之蕤其仁曰蕤仁韓保昇曰出雍州樹生葉細似枸杞而狹長花白子附莖生多細刺蘇頌曰木高五七尺莖間有刺此說與郭璞爾雅注桺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瑤紫赤可啖之說相符桺蕤音同故譌爲桺生雍州則與詩又合疑卽南方所生之胡頹子俗呼羊奶子一名牛筋子者是蕤仁之木與大葉結桺子之櫟皆庫小木梗塞道故以類舉若鑿子木則其生不繁而木高大非其倫也

昆夷駮矣 昆夷在鳳翔之西秦隴之右西戎也獫狁夾河在延綏河套之閒北狄也太王居邠與延慶接壤有北狄之難而無西戎之警旣自邠遷岐則北遠狄患至後乃有西戎之逼此言昆夷定爲文王時事肆不殄厥愠肆之爲言故今也今者指

文王非謂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時明甚鄭氏謂文王不絕去其
患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是也孟子所謂文王
事昆夷是也集傳每混西戎北狄爲一失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其言辟王周王者蓋周公之追稱也卽
依毛公以璋爲裸獻之器亦諸侯之大璋耳天子用圭瓚諸侯
用瓚瓚故考工記曰天子用全諸侯用瓚瓚之爲言雜也柄用
大璋而以黃金爲勺則雜旱麓所謂黃流者是已書序平王錫
晉文侯秬鬯圭瓚孔安國曰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則天子所
賜侯伯者柄如圭而實亦瓚瓚也言奉璋而不言奉圭初未嘗
言文王之用王禮矣自爲公羊之學者言周先稱王後伐商春
秋繁露因謂奉璋爲文王祭天子郊不知郊之用玉唯四邸之

圭而無如盤之瓚若璋瓚唯禘祀亞獻則用之而祀山川亦用
大璋邊璋中璋郊祀則器用陶匏薦用元酒大圭不琢以禮神
故郊特牲曰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大圭不
琢美其質也又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周禮大宗伯以禋
祀祀昊天上帝以肆獻裸享先王而鬱人鬯人司尊彝俱無郊
祀之文則郊異於宗廟無裸鬯之禮而何用璋瓚爲璋非祭天
之器乃據此奉璋之文誣文王之受命而郊其妄明矣旱麓之
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者言黃流則亦璋瓚而非圭毛公旣
誤以玉瓚爲圭瓚鄭氏又誤以圭瓚爲青金外黃金勺之璋瓚
乃云王季有功德受此賜而於此詩之箋復引宗廟之祭王裸
以圭瓚亞裸以璋瓚亂之雖較董仲舒郊祀之文差有典據而